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一十一期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编者的话：一百多年前，中山先生为国民革命制定了三民主义宗旨，意在使中国摆脱列强入侵和两千年专制统治，跻身于现代文明之林。辛亥革命似乎为这一远景开辟了现实的路径，后来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中山先生的预料，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结果却开辟了一个革命的时代，其中刀兵水火，外侵与内乱相续，自不待言。

一百年后的今天，曾经水火不容的国共两党都声称自己是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人。那么，人们有理由发问，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怎么会以如此吊诡的方式实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大陆全面失败，却以微缩版实现且孤悬于海外小岛；而在大陆，民权成了忌讳，民族主义成为隔绝于世界主流文明的国家主义，民生变成以资源、环境、腐败、两极分化为代价的 GDP 主义。

难道这就是中山先生和辛亥先贤们所要的？

也许，这一历史现象实际上揭示了三民主义从提出到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

当初，中山先生参照列国经验，针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殚精竭虑，为同盟会制订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分别指向革命的三个敌人：异族统治者、皇权专制和资本制度。在时间序列上，它们分属过去、现在、未来。尽管目标有三个，先生却要毕其功于一役，没有细察这三个目标之间内在的矛盾，以致为日后的革命相续埋下了伏笔。

先生深知民族主义于民权主义无补。他在《民报》创刊周年演说中指出，尽管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完成了民族革命，却无法消除皇权专制政体。但先生却不曾料想民族主义亦是导致专制主义的因素，可使民权主义消弭于无形。

至于民生主义，按先生的本意，是要在实行民族民权革命的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其目的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未雨绸缪，以防止一场未来的革命。对于有人指其杀人夺产，先生却未加留意。结果，“天下为公”最终变为“天下充公”。而且，被充公的不仅是财产，还有人的思想以及各项应有的权利，一场“把从社会夺走的还给社会”的革命最终导致社会的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生主义也有其不利于民权主义的因素。

中国现代史就这样走成了“鬼打墙”——第一轮是以民权始以专制终，时间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南京建政；第二轮是以民主始以专政终，时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一九四九年北京建政。先是民族压倒了民权，再是民生压倒了民权。

在这一过程中，三民主义曾发生过两次异变。

第一次是“联俄容共”。民族革命不再是“驱除鞑虏”，而是“反帝”，从前的榜样变成了敌人，从前的先进变成了反动；民生变成了“扶助农工”，一次预防革命的改良要演变为一场阶级大革命；民权的目标被放弃。党见代替了公意，党天下欲取代公天下。

第二次异变以国民党南京建政为标识。此时的党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一切从革命走向建设。民族主义从驱除鞑虏、反帝再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民权在“训政”的名目下被推到遥远的将来；民生则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口号。

国民党的这一转身在使自己成为“正统”的同时，背叛了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两个传统，即宪政（民权）和社会革命（民生）。三民主义终于分裂为三：南京

政府（民族）、自由派（民权）和共产党人（民生）。陈伯达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统治者：“一言蔽之，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义’的幌子）。”——这已经是革命对象了。这样一来，它就使自己处于自由派和共产党人的两面夹击之下，而这后二者结成“统一战线”，最终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深藏于三民主义的基因经一系列的演化之后，终于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此时此刻，两岸都在纪念辛亥百年，我们有必要追源溯流，认真探讨这一覆盖了中国现代史的主义，追溯它的原初形态，以及它如何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辛亥先贤论革命

革命军（节录）

邹容

第一章 绪论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

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于胸中，角触于脑中；而辨别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

微识，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此犹指事物而言之也。试放眼纵观，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课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掬揽过昨日，田今日，以象现现象于此也。夫加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虽然，亦有非常者在焉。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风潮所播及，亦相与附流会汇，以同归于大洋。

.....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奸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膻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约翰·穆勒《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

.....

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鞑；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秽壤，其人则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蠢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闯入中原，盘据上方，驱策汉人。以坐食其福。故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则满人享之。太平天国之立（一作亡）也，以汉攻汉，山尸海血，所保者满人。

甲午战争之起也，以汉攻倭，偿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满人。“团匪”之乱也，以汉攻洋，流血京、津。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同胞！

同胞！毋引为已类！贼满人刚毅之言曰：“汉人强，满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愿我同胞当蹈其言，毋食其言。

.....

第五章 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

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谓其为国民乎？吾敢谓群四万万人而居者，即具有完全之奴颜妾面。国民乎何有！

.....

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获异宝，登天堂，夸耀于侪辈以为荣；及樱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至极其鞭扑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无怒色，无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几不复自知为人。而其人亦为国人所贱耻，别为异类，视为贱种，妻耻以为夫，父耻以为子，弟耻以为兄，严而逐之于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隶之公同性质，而天下之视奴隶者，即无不同此贱视者也。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

且夫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或谓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吾不解忠君之谓何。

吾见夫法、美诸国之无君可忠也，而斯民遂不得等伦于人类耶？吾见夫法、美等国之无君可忠，而其国人尽瘁国事之义务，殆一日不可缺焉。夫忠也，孝也。是固人生重大之美德也。以言夫忠于国也则可，以言夫忠于君也则不可。何也？人非父母无以自生，非国无以自存，故对于父母国家，自有应尽之义务焉，而非为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者，所得冒其名以相传习也。

.....

曾国藩也，左宗棠也，李鸿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溢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当道名人所推尊为中兴三杰，此庸夫俗子所羨为封侯拜相，此科举后生所悬拟崇拜不置者。然吾闻德相俾斯麦呵李鸿章曰：“我欧洲人以平异种为功，未闻以残戮同胞为功。”嗟夫！吾安得起曾、左百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前之曾、左而共闻是言！

.....

曾、左、李者，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也。曾、左、李去，曾、左、李来，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之奴隶，二千年以前皆奴隶，二千年以后亦必为奴隶。……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肢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洲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他，能自认为国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竞如是，有国民之国，群起染指于我中土，我同胞其将由今日之奴隶，以进为数

重奴隶，由数重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陆，绝无人烟之沙漠也。

.....

第六章 革命独立之大义

.....

吾不惜再三重申详言曰：“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击，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倡革命独立之原因也。”

自格致学日明，而天子神授为皇帝之邪说可灭。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聪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赋之权利可享。今日，今日，我皇汉人民，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盖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嗟予小子无学，顽陋不足以言革命独立之大义。兢兢业业，谨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约为数事，再拜顿首，献于我最敬最亲爱之皇汉人种四万万同胞前，以备采行焉如下（下略）

《苏报》1903年6月10日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孙中山

诸君：

今天诸君踊跃来此，兄弟想来，不是徒为高兴，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这会，是祝《民报》的纪元节。《民报》所讲的是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诸君今天到来，一定是人人把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横在心上，要趁这会子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

.....

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惟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尽力惩治，不能与他并立。照现在看起来，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权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汉人要剿绝他，故此骑虎难下。所以我们总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如果满人始终执迷，仍然要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想来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

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

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原故，不是（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费经营。至于着手的时候，却是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兰西大革命及俄罗斯革命，本没有种族问题，却纯是政治问题；佛兰西民主政治（体），已经成立，俄罗斯虚无党也终要达这目的。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晓得的。

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

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它。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它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它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

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它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上海五十年前，黄浦滩边的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至每亩百数十万元，这就是最显明的证据了。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这种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过眼前还没有这现象，所以容易忽略过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后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筹个解决的法子，这是我们同志应该留意的。

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已有；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去管他。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家，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

千，当归国有，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绝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来所取法的了。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

《民报》1906年12月2日

革 命

真民（李石曾）

（一）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革命之名词来自西文，其字作 Revolution。Re，犹言更也，重也。Volution，犹言进化也。故革命犹重进化也。地球行满一周而复始谓之 Revolution，引伸之谊，则凡事更新皆为 Revolution。

今之释革命，曰诛不肖政府，亦更新之意耳。今中国政府谁耶？满洲人也。故人恒以排满与革命为一事。排满诚革命之一端，而不足以尽革命。

更思吾辈之革命，因其为满而排之耶？抑因其为皇而排之耶？若因其为满而排之，设皇帝非满人即不排之耶？若因其为皇而排之，则凡皇皆排之也。故与其言排满，不若言排皇。

然则排皇遂足以尽革命耶？排皇不过政治革命，犹不足以尽革命。至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然社会革命必自倾复强权始，倾复强权必自倾复皇帝始。故曰：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

（二）非难者谓中人无革命之资格。难者曰：“中人无民主国民之资格，虽革命无益，徒召乱耳！”

中人无此资格，诚是也。然此资格如何而致之耶？抑以专制之教育而养成之耶？抑以自由之教育而养成之耶？专制与自由为强敌。欲以专制政府造成自由之民，何异以方形之范制圆形之物哉！难者之意，其欲以此说以缓革命之风潮耶？抑怀革命热心，真畏人格之不及耶？如前之意，则吾劝其直反对革命，犹觉爽直。如后之意，则吾推诚而告之曰：养成自由国民之资格，必自革命始。

（三）非难者畏革命致瓜分。难者又曰：“今强邻窥视，合国人之力尚不足以支持，若再行革命，是授列强以瓜分之机会，此中国之祸也。”

革命之事何为耶？是否（一）为社会除害，为众生求平等之幸福？抑置此不问，所望者唯（二）欲为大国之国民，大朝廷之官吏哉？若为（一）公益计，则必革命。即使果有瓜分之事，亦必革命。因今政府之害民，尤甚于瓜分之祸故也。吾何畏瓜分乎？畏失吾自由与平等而已！请观他国与吾政府之专制孰为甚耶？若因（二）欲为大国国民而革命，设今之政府有英杰之手段，内足以制其民，外足以拒其敌，则吾即甘俯首下心而为政府之奴隶乎？倘如是，则革命乃因我政府之无能而为，而非因其不合公理而为，此岂革命之大义哉！倘非如是，则吾只求倾复政府以伸公理而已，何畏于瓜分乎？且使中人果有革命之精神能力，列强又焉

得以属地主义施之于我！若我无此精神能力，此时即是奴隶，又何待瓜分之后乎！畏瓜分而阻革命者，犹语于受煤气将死者曰，“勿透空气，恐汝受寒”，岂不愚哉！

（四）社会革命为二十世纪之革命，为全世界之革命。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不能并立者也。国家主义主自利，社会主义主至公。盖国家主义其极性来自帝王，而社会主义来自平民。帝王与国家主义尚专制，尚自私；平民与社会主义尚自由，尚平等。故帝王之言曰保国，国家主义亦曰保国。由是而知此二者之性质同。辨者曰，帝王名曰保国，其实自保；国家主义实保全国。研究其实，帝王独据大权，吸众人之膏血以利己，名之曰对于国之义务（税）；亿兆生民斗死以卫己，亦名之曰对于国之义务（兵）。此帝王之狡计，众人所知者也。至国家虽非帝王，而犹少数之人独据大权，名之曰政府，吸众人之膏血以利少数之人，名之曰对于国之义务；亿兆生民斗死以卫少数之人，名之曰对于国之义务。此国家主义之狡计，众人尚未全知者也。故帝王主义与国家主义二者名异而实同。至社会主义，一言以毕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欲致此，必去强权无权府，必去国界去兵，此之谓社会革命。此二十世纪之革命，此全世界之革命。质言之，国家主义保少数人之利益，社会主义保众人之幸福。革命者此二宗旨不可不择。吾其为少数人之利益而革命乎？吾其为众人之幸福而革命乎？

（五）非难者谓中国无行社会主义之资格。难者曰：“事不可躐等，如登楼以梯。社会主义虽美，吾民程度不及，不得行也。”

观已往历史，先有王，后有立宪，又后有共和。若以此成式为法，则未有如立宪合于吾国之程度者矣。然今立宪之腐谈，已为知道者所摈弃，不待辨矣。若言者于立宪关尚未打破，则吾不复与言。否则必为吾之同志，即主张革命者是也。焉有革命者而以阶级为念者哉！

颇有脊生物实由微小生物累世更化而成，赖其演成与遗传二性致之，此生物进化之公例。拉马克、达尔文学说工艺之改良即人智之进化。由石器世界进至金器世界社会进化与生物及人智进化同理，斯宾塞谓社会进化如生物进化无非二性致之。于生物界由微小生物累世更变为有脊生物，犹于光烛制造中，由松香进而为油腊、煤油、煤气、电灯、日精，犹于社会中由专制而自由，由自私而大同，微累世之演成性，乌得有此！然则今之人生而为人，不必由他物变乘，灯直可用电，不必复试用松香，故社会亦可由专制立进于自由，不必历经各种阶级，此赖遗传性而然也。今之谓社会进化不可躐等者，是知有演成性，而忽于遗传性也。

（六）非难者恐社会主义不利于本国。难者曰：“社会主义兴，则不讲国际；不讲国际，则无复仇雪耻之心，则吾国永无强盛之日矣。”

国之强盛与平民之幸福无关，其效果为君长之荣，富者之利而已。如有两国交战，胜者得赔款、土地，而败者失之，军人之死，两国均有。请思赔款出自何人？出自小民。死伤者何人？小民！表面观之，某国胜，某国败，其实则不过君胜民败。由是而知国家主义无他，即助君长富者贼杀小民而已。世界不公之事，孰甚于斯！欲破此，唯有合世界众人之力，推倒一切强权，人人立于平等之地，同作同食，无主无奴，无仇无怨。是时也，战争息，国界无，此之谓大同世界，岂不远胜于今之强国哉！

难者又云：“此理虽善，无奈人心不同。若我无国际心，而他人有之，则我受其害矣。”

答者曰：吾辈唯认定以上之宗旨是否可也，不必问他人之如何。今之论排皇者亦云：“革命诚要举，无奈众心不同，固不足以成事。”其知道者如甲，则不虑事之成败，不问己身之安危，毅然从事于革命，求伸公理而已，其自私者如乙，

则畏难苟安，因循观望，甚至与革命为敌，以为图私利之计。若人人皆甲，则革命立成；若乙愈多，则革命愈缓。然今革命者，皆欲变乙之良心未死者而为甲，或将良心已死者革杀之，然未有因有乙在而反不作甲者也。一国之革命且如是，何社会之革命反不然？至若彼辈，致力国际外交狡计强权政府，尚武主义，属地主义等等主义，用之以害公道者，无论何国之人，皆在除杀之列。当由各国之革命党尽力行之。此仍一世界革命之问题，而非一国际问题也。由此，“社会主义有不利于本国”之疑难，当可解决。若言者非主张革命者则已，否则伊终必为万国革命党无疑矣。

二十世纪之革命，实万国之革命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非一理论而已，请以实事征之。近年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方兴，革命风潮普及，于是万国联结之举，不一而足。如每年阳历五月一号各国工党皆罢工示威，一也；万国社会党、无政府党结会之组织，二也；社会党之运动，无政府党之暗杀，各地皆有，三也。由此类推，世界革命之风潮可见一斑矣。

（七）革命之大义。总之革命之意何为耶？一时之愤乎？非也。复仇乎？非也。夺他人之特权特利而已代之乎？更非也。革命之大义所在，曰自由，故去强权；曰平等，故共利益；曰博爱，故爱众人；曰大同，故无国界；曰公道，故不求己利；曰真理，故不畏人言；曰改良，故不拘成式；曰进化，故更革无穷。

此乃正当的革命，其义理之光明，当为知道者所同认。

（八）革命之作用。然则何法以革命耶？曰书说书报、演说以感人；曰抵抗抗税、抗役、罢工、罢市以警诫；曰结会以合群施画；曰暗杀炸丸、手枪去暴以伸公理；曰众人起事革命以图大改革。

此乃现在革命之作用，可由同志随事、随时、随地、随势研求之，取用之。

《新世纪》1907年5月